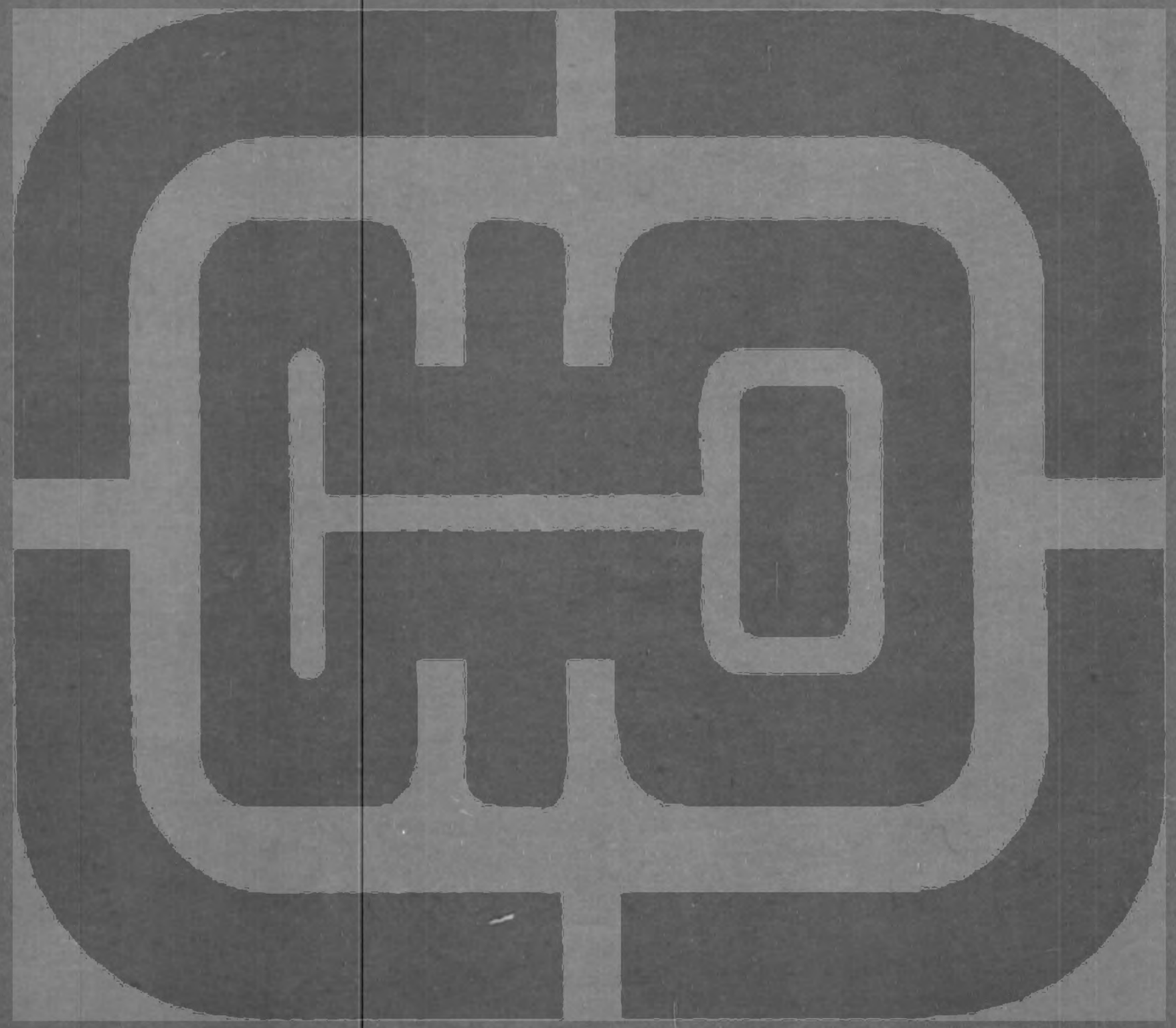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論丙 抱九首

文質三

人文化成論 呂溫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經旨五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上世論 孫郃　春秋無賢臣論

秦穆謚謬論 皮日休　太甲論 陳越石

讓國一

吳季札論 獨孤及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

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厠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醻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而不爲誠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

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僞無由明天下浸爲陂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謀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圖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鄉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强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僂句使不仁之人萌茅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

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政者得無以爲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猗歟元勳佐漢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而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王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

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録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于長病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其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爭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絶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土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孫郃

十世論

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邪必也欲求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騭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邪無賢臣哉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鬷嘏鬷嘏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鬬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爲功夫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邪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

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顛頡舅犯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謂公子摯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猾亦中矣）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謂許皇克以汾晉之田方百里平鄭負蔡之田方七十里許公子摯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鎰白玉珩六雙）誅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平鄭）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是也）故生民興誦（謂輿人誦曰侯之不候果喪其由）死者無報（謂惠公即位改葬恭世子而梟死達于外也）卒身獲于秦（公以九月獲十月歸）而子殺于晉（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鮌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爲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嗃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

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墻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存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七

吳興姚鉉纂

論丁 揔一十一首

兵刑四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斷刑論 柳宗元

臨御四

機權論二首 機上權下馮用之　王言論 李德裕

英傑論

諫諍一

忠諫論 李德裕

嬖惑二

近倖論 李德裕　寱論 元結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爲犬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

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歟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四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延東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黨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鈇鉞鈍舍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百周思以爲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頯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虞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脊痼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怫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示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平閭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搖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淆軒鬻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

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搖巧不生朴穀堅强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辟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族忽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泝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臊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關於是盡剖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元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孔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

縉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顚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悅駭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天余不得已爲之言爲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懶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懶是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懶台息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五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服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詔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

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特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illegible]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爲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爲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爲本趣時爲用苟悖

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
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
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
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
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
丹朱而棄舜億北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
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睚管蔡而不戮必
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
士則不謂之霸王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
爲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
乎善爲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
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
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爲親爲子天下孰不以我爲親爲子乎
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
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
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實貨悉分士卒
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
而亡不亦宜乎善爲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
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
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
此君子之爲也鄧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
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亟逐
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
大之謂道天下至贓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
道好謀而彝倫攸斁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
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
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
默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

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劒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虢也語不相時則始辱薛冶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爲心腹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爲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爲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爲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

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鬬興焉故爲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圖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權論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爲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爲而爲則禮義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漸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

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群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列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殫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傅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皁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爲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巖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典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爲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懾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

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勳垂於史冊齊桓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爲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弈棊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捨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鐏俎當是時齊侯强而不强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窮尚牙則充羣獸之腸矣禽鷙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爲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貴也或曰機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擊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

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然不爲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鮑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音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胷懷令見肝肺氣質其勇思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禄山夷狄之謫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爱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内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鷹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本李二人名不一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

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搗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蠹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寵論

元子天寶中嘗預讌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寵嬖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寵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人不聞古有部侯侯家得寵婢寵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寵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寵則假寵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

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寵病寐中寵言非所知也引寵婢自辨辭說
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寵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
寵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
曰寵良氏丁孫世在于邰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寵言以規諫人
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
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令之士君子曾不如邰侯夷奴耶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戊 總一十首

前賢四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軾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賈論 李華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失策四

漢斬丁公論 皆休袁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李德裕

降將一

張辟強論 韓愈

李陵論 白居易

佞臣一

張禹論 李德裕

夷齊四皓優劣論有試

蘇頲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潔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繄賴非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人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嬴之德衰則巖穴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敘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爲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爲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爲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爲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强齊仗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撿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爲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

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李翰

三名臣論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滕南陽爲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爲信然雖渥暈擊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大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況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仲迫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劒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始成樂生一爲燕將纔勝齊師挫衂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痺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未數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爲美矣然徵功

事讐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不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高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朱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之以德妝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士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淹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隸而況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北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豈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爲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爲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遇禮官纔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閒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

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六經諸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禄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訣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録次序纘修以迄于今志就而發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鄉佐之服居

賓友之地言理剖根源人倫隱明發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發興大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貫窄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有往往不至焉超絶孤矗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苦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賛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閒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嶠伯高含大雅之業嶠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

族子惟嶽謀道沈邃廉靜梁國喬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舁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曉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却堅明而粹茂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尊靜不渝潁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薦同事禮部侍郎陽浚掌貢與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諱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潁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龍曾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殁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倩悞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倩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閒去懼

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悋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忌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拯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閒去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貳而去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劉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若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氏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陌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處置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眛矣

張辟強論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氏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謀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盡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殁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倏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只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遬乃獻祕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

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曰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尺甚反深視貌）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隤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

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薄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推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鶂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九

吳興姚鉉纂

議甲 揔一十一首

郊廟陵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禘祫議 韓愈

遷廟議 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奢

宗廟籩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昏運未周惟揔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佳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爲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杜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部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禮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膺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免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

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撿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

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
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
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
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
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
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
說一曰獻懿廟主宜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
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廢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廢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
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
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
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一國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
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
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
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
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
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干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祖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為有可乘輿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惟今月十六日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閣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稱魏明帝初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桃旋至三代帝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北四府君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沈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

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關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會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祔亦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興穆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穆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于先父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睿奬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聲喝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大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傳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遷主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當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斂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歆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

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屨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繞與子男相呼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爲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脩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古之準則臣等奉述敷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千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責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

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汚樽坏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絜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親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服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

桷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

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祫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笙磬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爲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視粟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蕰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瘝祭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褻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

冀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冽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邪臣愚以爲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宮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塡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

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議乙捴一十三首

明堂五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大享議 焉宗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雅樂三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車服二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綰

刑辟三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復讎議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勑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崐崘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勑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典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上陶匏用絹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興午聿興無所取則襲顧以諸儒恃論異端鑿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毀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宜足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凡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廟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
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
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
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無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
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
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
用爲準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
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
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以
弓韣禮干高祺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辟陰道以利農夫令國有
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翻冥所爲皆在路寢者也
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者

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
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
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
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
在皐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
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
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
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宇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
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
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
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爲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
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
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

宣尼彝則尚或補漏況鄭氏噫說淳于諫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棲宮闕實允事宜詩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檐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大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

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遠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揔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撓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遷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巳未荅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于關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容沈默當須審巧

曆之計擇繁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宮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據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秖拠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次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頊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鞉鼗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鞉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璽盩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享嘉賓無取於朝者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

二篇元輿群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
禮邪荀議鹿鳴之失似悞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執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酌風云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髴其古者詩工皆歌
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
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
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
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
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
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舉時增損
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
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
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
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
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已降迄乎隋
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
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
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
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
則專車憲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
驗也自皇家撫運泓華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
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

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踈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惟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有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

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弓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異矣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茈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自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鳳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鸞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茈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茈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衮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

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或由是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有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惷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錢刀爲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重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

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創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
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輿之銅價頗等故盜鑄者
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
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之以
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
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益
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
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
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
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
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
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孰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
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
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
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
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
者書於士殺之無罰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
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
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
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
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
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駮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能以戴天為太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救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

重加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焴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吳興姚鉉纂

議丙 揔十二首

謚議十一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駮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駮議郭知運 崔厦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唐御史中丞盧弈謚議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一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爲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年二京爲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袵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犲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爲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袞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爲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爲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爲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謚之制宜以鄭留爲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答蘇端駮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斁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

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爲簡適見清節文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鍊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三恪私廟家祭之關併貴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僭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也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徽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諍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絶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吕諲謚議　獨孤及

吕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

在台司齪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爲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駮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燭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爲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繄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

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諡擬於形容請諡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諤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諤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關其所疑而録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閲實訟獄在末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册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發者之故更得以行狀請諡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襲議今駁議撰諡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庶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

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命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二字諡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襲不失人唐興黎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忼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諲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諲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粃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檢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

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監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
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
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
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
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
述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
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爲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
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
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确故能破默啜可
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爲息慰薦麾下吏
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奐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
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
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並爲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
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
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
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
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
知運曰威謹議

駮議郭知運

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
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爲大又曰過時不爲禮也昔衛公叔文
子卒將葬其子或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
聘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
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

立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禮會無妄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贈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況今裂土者接踵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曰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葬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古有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公元年十月已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

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殁代遠近爲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淺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

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
弊乂而廢大典況夫諡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
貶之使生者聞矣諡而慕覩惡諡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
是一字之諡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殁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
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諡不可廢豈以
其子之存亡爲請諡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
前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諡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
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麕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
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
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
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
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
死誰懟某以爲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
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碏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
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
夫豈愛死而貿禍也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
事君者勠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
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
戈者同其勠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
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持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
風哉謹按諡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
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
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
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諡曰貞烈謹
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官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爲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敖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吕諲盧奕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訐州屬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不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謚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爲博聞位忝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薦可正婚姻之至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搉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烝烝之又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祇戴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

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啚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顓纍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郄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一

歷代是非七

西伯受命稱王議梁肅

魯議高郢

漢高祖僞遊雲夢議高參

貓鼠議崔祐甫

酷吏傳議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高適

喪制五

定服制議魏徵令狐德棻

駁行三年之服議張柬之

服母齊衰三年議田再思

改葬服議韓愈

廣喪朋友議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

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爲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夫無聖人無作作則爲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爲天子云未受嘗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一士者出征復侯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爲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三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誕訶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

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爲

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秖以王者禮樂錫周公于魯奚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王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悖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陋其父乎若周公

躬制禮樂墳王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裏不亦宜乎

漢高祖偽游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符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日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察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讎侵之事況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湮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庳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麕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奸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

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脩史記始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及目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摠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網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狥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脩德教允荅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菩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

心則當録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葬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伏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簪頭子密有便宰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簪辜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赦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足勸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厮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詐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晉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顧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夫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氛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遥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剖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鄙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毋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土豈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

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
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遙祀無取
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
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
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
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
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
喪五月循名喪實踰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
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
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末嘗同居則不服爲從母之夫舅之
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
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
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
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
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
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
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
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
致感焉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並躬踐教義仁深孝
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干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
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
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
想以爲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
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薄俗
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
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

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父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刑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嗣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君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蕤裘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

崩在十一月淹停至踰紀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詫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禪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礼士虞禮云暮而大祥中月而禪是月也吉祭此禮之明驗也儀礼士虞禮云暮而大祥中月而禪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傳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普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互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搆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禪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禪凡二十七月又解禪云禪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禪禪與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宜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

虛肆莠言所有掎摭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

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束脩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褻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菜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審氏宅甥之

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舅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既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

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古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誰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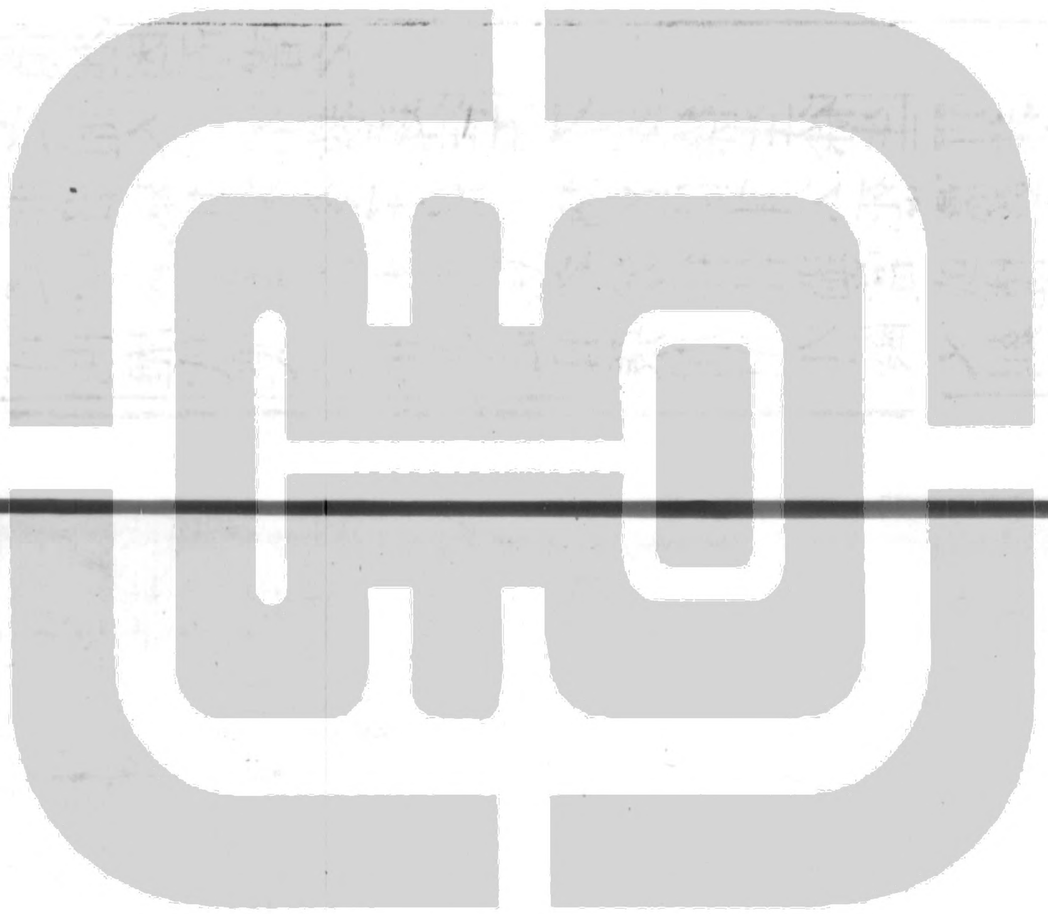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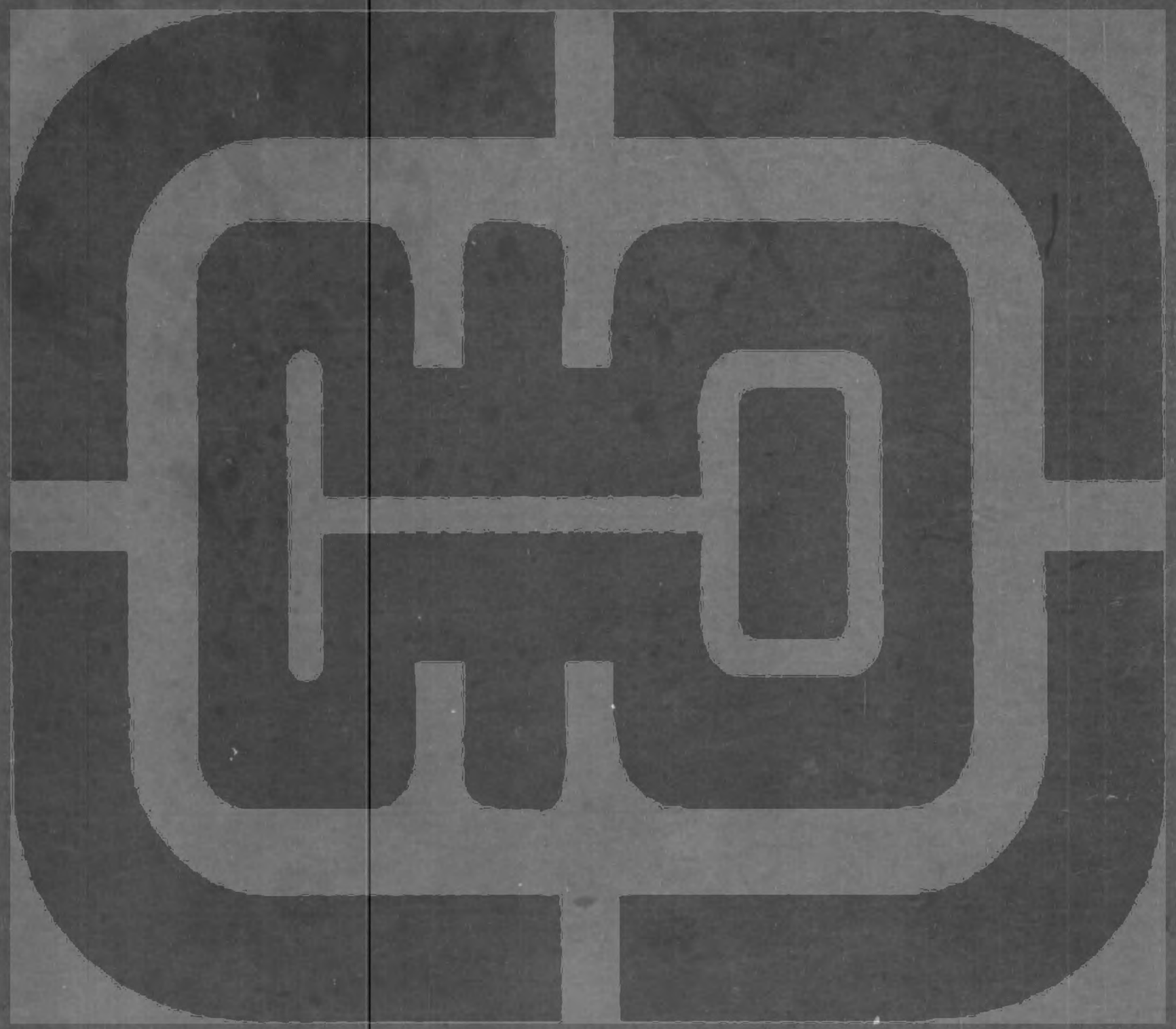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十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每替亦感思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余乎余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

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諫
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感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
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
多可以鎮方域況其瀲灩既廣嶄崒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
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
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炅之
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殁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洏若而言曰二刺
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歙匕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
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客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
道連帥魏尚書時屬蜀幕中之參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十日爲宴
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
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
尚書倅僕感杜黃裳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
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咮鄙之詞充牣於聽謂我樵夫

農叟之知也好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
焉諄諄然如不能僕懦夫也因是而自誨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
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
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算又焉
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
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
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顏當知其風味公直簡
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剥魏而附韋
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辯焉
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
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
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
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
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藉甚

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無杜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僕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叅厚則厚矣其於傳

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荆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使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